

●长篇纪实小说

●余 民 著

歧路魂

●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简 介

太平州劫阻国际军火列车事件被定为重大反革命案。这部纪实体长篇小说即是这一事件的真实再现。

疯狂无知的岁月产生出疯狂无知的人。一支武斗小分队受头头派遣去抢劫武器。他们“远征”数百里，骚扰城乡。横冲直撞中，误毁一辆军人的马车，闯祸后仓皇逃窜，为躲避追查，昼伏夜出。脱离险境后又煽动起当地红卫兵劫军列。军列被阻，车中却并无他们适用的武器，一无所获，同时陷入重重包围，突围逃窜中，或死或伤或被俘，侥幸逃出者最终亦被拘捕归案……

书中人物形象生动，故事情节真实。指挥者郑太龙的临变决断，干将李永红的急躁、赵文革的迟钝，女将吴献忠的泼辣……他们之间的互助与义气，爱情与争斗、矛盾与出卖……都写得淋漓尽致，惟妙惟肖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人生多歧路，述之摧心肝。这个真实的悲剧，给人留下的是不尽的思索。

此书属于过去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是
我们走向文明时身后拖带的影子……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第一章	以“革命”的名义	(1)
第二章	目标——向北	(41)
第三章	追 踪	(83)
第四章	血溅双辽	(127)
第五章	草原之夜	(173)
第六章	袭 击	(218)
第七章	有一句古老的咒语	(262)
第八章	它，就是它	(309)
第九章	弓弦断了	(355)
第十章	幕 落	(395)
尾 声	——关于本书主人公	(403)

第一章 以“革命”的名义

“报数！”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夜色黑漆漆的，好象谁在天上扣了个其大无比的锅底。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；偶尔，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枪响，说不定碰上哪个倒霉鬼，一枪撂倒了还不知道哪儿飞来的子弹。活该白死，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找谁去？再说就是知道哪儿放的枪，也不敢去找，弄不好死一个搭一个，一句“你他妈什么成份？”都傻了。“黑五类”死了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；不是“黑五类”是什么观点的？哪怕你是八辈子贫下中农，祖宗上就拄棍子要饭，只要不是自己观点的革命造反派，对不起，也一个味儿……

当时有一句名言：好人打好人是误会，好人打坏人应该，坏人打坏人是毒攻毒。怎么说怎么有理。

“五、六、七……”

夜太静了，站在那里的十来个人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，喘气都不匀了。这些响当当的最最革命的造反战士集中在总部的院子里，等待去完成最最艰巨的任务。

而且还是绝密。嘘——

他们面对忠字台宣过了誓。关于这次行动，爹妈兄弟姐妹老婆孩子一律严加封锁。真的，就差没把舌头割下来放进保险柜里了。

“九、十……”

“停！”

站在队伍前面的那几个黑影中的一个突然阴沉地喝了一声，报数声停了下来。

死一般的静寂。

那个黑影走过来，一步一步在队伍前巡视着。远远的几点灯光象鬼火似的，稍微能照出一点他的侧影——这是个个子不高，但很壮实的中年汉子，他一身蓝色工作服，头上戴着一顶绿色塑料的劳动保护帽子，鼻梁子上是一副墨镜——当然也是电焊工的劳保用品；左胸上别着三枚像章，其中有一个萤光的头像，在夜里发出绿灿灿的光芒，还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。

这人的左胳膊上是一块红色袖标：反到底工人造反总司令部。这是我们自己的组织，没说的，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，至于保皇派不承认是他们的事。保皇小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，能指望他们狗嘴里吐出象牙么？上海那个红得发紫的大笔杆子姚文元好象说过，革命派都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——岂止是骂，我们是在打斗声中树起赫赫威名的。

他的腰里系着一条军用皮带，上面插着一把“五四”式手枪，脚上是一双矮腰军用黄胶鞋；现在“全国学人民解放

军”，什么都是军用的时髦，没见过有的人为了抢一顶军帽而被打得脑浆迸裂么？这样的事不稀奇。

这个人的形象在黑灯瞎火的时候看不大清，但是大伙都知道，他在人们面前总是这么一身打扮——你可别小瞧他人不出众貌不惊人，但在我们这派革命群众中可是个风云人物，一有他出面哪怕是万人大会的会场也象开锅似的沸腾起来。这是个颇受革命群众崇拜的领袖人物哩，了不得！

他就是我们的司令，前临时工牛万良。人称牛鼻子司令的便是。现在的革命群众组织多如牛毛，大的上万人，小的只有一个人。只要你敢革命敢造反，自己做个旗写上字，起个越响亮的名字越好，占他一间办公室就妥——没人敢惹你。《十六条》说了，现在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解放自己，该别人什么事儿？林副统帅说了，革命的群众运动，它天然就是合理的，造反有理么！所以明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干，可以给自己整个司令。这就叫占山为王。

牛万良是个麻子。他的麻子与众不同，满脸上遍地开花，每个坑都能藏一窝蚂蚁，倒显得特有男子气概，令我们那些女战友们羡慕得要死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以能和他握握手而荣幸。

“稍息。”

有人喊了一声，低沉而有力。

牛万良走到排头，挨个地看。

“你？”

“报告司令，我叫钟敬堂，24岁，机修厂车工。贫农。”

牛万良望着这个比他高一头壮得象熊一样的小伙子，赞

赏地点点头。“结婚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还没有革命伴侣呢！”

“哈哈，别那么着忙。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……”
人群中发出轻轻的笑声。

“家伙呢？”

“有。三八匣子一支，子弹 100 发。匕首一把。”

“行。算数。”

牛万良移动了一步，问第二个：“你呢？”

“报告，李永红，18 岁，红卫兵，下中农。”

“哦？”

牛万良奇怪了：“你个小毛孩子，出来你妈能放心么？”

“报告司令，我妈管不了我。革命不革命自己选择。”回答得有板有眼。

“说得有理，革命觉悟不低——可总不是那么回事呀，你还没有个单位，万一……你下来等等。”

“不行！”李永红着急了，直劲恳求：“司令，这次行动你非得让我去不可呀！我早就想参加大行动了。司令，我给你敬礼了……革命造反看行动么，谁愿意当口头革命派，是不？”

牛万良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……小子，吃得了苦，不怕死？”

“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，革命造反永不停！”

“好样的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有种——什么武器？”

“这……我只有……只有这个。”

小伙子尴尬地举了举手，那是一把钢锉打成的刀子。

“这哪行！”牛万良回身，从别人手里接过一把手枪，递到他手里郑重地说：“我代表总部，授给你一支撸子，子弹5发，少了点儿，有了总比没有强。防身用吧！”

李永红激动得浑身发抖，两脚啪地一声立正：“谢谢司令……”

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显然一时把词儿忘了，带着哭腔说不下去了，抬手揩了揩眼睛。

“你呢？”

牛万良又走了一步。

“司令，不认得我啦？”

这是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，听着使人精神一震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。

原来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女造反派，二十来岁光景。长得不算漂亮但媚气逼人，黑暗中虽然看不大清楚，但谁都知道她的大名。

“怎么你也要去？”牛万良好象稍稍吃惊，“你……你行么？”

“我怎么不行？革命不分男女么！”那嗓门立刻高了好几分贝，叫人不得不为她的气势叹服。

“哎，我说你就算了吧。”牛万良声音严厉起来：“小吴，我命令你不许去！”

她固执地反驳道：“我最最强烈抗议，你司令没有这个权力。你瞧不起人哪！我偏要去，就是要去！”

这姑娘有个豁亮名字——吴献忠。是“无限忠”的意思。牛万良为难了，无可奈何地沉吟了一下，“你非要去的话，

听我一句忠告。”

“行，一百句也行。司令训示吧。”回答倒干脆。

“有武斗的时候，你不要逞强好胜……”

“哟，婆婆妈妈的，还亏是司令呢！”吴献忠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好好好，我不跟你磨牙……”

牛万良败下阵来，服了。

“下一个。你——这不是小刘么？”

“是。报告司令，刘崇彪，司机。”

这是个干瘦的小个子，长得倒满精神，好象有永远使不完的劲，写大字报印传单连熬三宿不带眨眼的，一口北京腔儿。

“小刘，你可是责任重大呀……”牛万良走上前注视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，语重心长地嘱咐道：“这次革命行动的成败，一半靠你，方向盘要拿准哟。”他对这个小矮子早有印象。

“放心吧司令，没错儿。”小刘的信心象轮胎刚打了气一样，鼓鼓的。“胸中有个红太阳，心明眼亮有方向……是不？”他有点嬉皮笑脸。

“有你小子的……下面？”

“张卫东！”

“孙红光！”

“周学青……”又是一个女声。牛万良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姑娘：“你是哪儿的……”他不认识。

“她是我的好朋友，纺织厂的，我给打保票。”吴献忠接茬道：“司令，她给我做伴儿。”

牛万良牙疼似地吸了一口气：“行吧，我批准。”他好象有什么小尾巴在那姑娘手里抓着似的，倒是格外宽宏。

“下一个？”

“赵文革！”

“王……王卫军！”

“齐了。”牛万良身边的一个二十四五岁的汉子低声说：“一共10个人，八男二女，全是自愿的，百里挑一。政治上绝对没问题，观点是响当当的……司令，你看……”

这个中等个头的汉子叫郑太龙，是一个抡大锤的铆工出身的造反组织头头，一脑袋狂热。

牛万良和他商量了几句，站到队伍前头，开始动员演说。

“革命的同志们，造反派的战友们，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一个战斗的集体。是我们‘反到底’的骄傲……”他的声音低沉而带有煽动性。

“过去我们常说，为了革命造反事业，为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，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。现在考验来了，真革命假革命，要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……”

他说着，来回扫视着那10张绷紧了的面孔，人们屏息静听下文。

牛万良清了清嗓子以增加发言的量。

“大家可能会纳闷，什么任务要这样保密，这样严肃……战友们，这的确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，对咱们‘反到底’来说，怎么估量也不过份——为了革命造反事业的胜利，为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，我们要进行

‘文攻武卫’。为此，我们需要武器。需要大批的、精良的现代化的武器。”他说着，眉头拧起来了，语气也沉重了。

“最近，总部得到了确切的情报，有兄弟组织为我们牵线搭桥，配合我们搞到一大批——不是个小数的枪支弹药。今天各位就是总部的先遣队，代表‘反到底’前去接收……这是一次绝密行动，大家这几天都知道了纪律，除了在场的之外，封锁得很严密；你们大家，也包括我在内，任何人不得泄漏一个字。咱们丑话说在头里，哪位要是缺牙漏风嘴没个把门的，你现在就趁早出来，别说到时候我牛万良不够哥们意思；都听明白了吗？……当然啦，我相信各位战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，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，不会出问题的——记住，从现在起，每个人都要自觉地遵守纪律！一切行动听指挥。下面我来给你们介绍，这位就是你们的队长郑太龙同志。”

牛万良说着，拉过那汉子：“大家认识认识，就是他。是一个久经革命考验的好同志，退伍兵，苦大仇深，根红苗壮，他对这次行动负全责。外出期间，他就代表我啦。”

“向各位战友学习，致敬！”

郑太龙倒挺会来事儿，咔嚓来了个立正，抬手敬了一个军礼。一上任就给人一个精明强干的印象。看样子他对这次行动满有信心；当然，关于这次行动的细节，只有他和牛万良心里最清楚。

“小郑，你来讲几句吧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就说说——各位战友，牛司令刚才已经强调了这次革命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。今

天咱们大部分人是初会，一回生二回熟。……现在我发布命令：一，一会儿大家上楼休息，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男两间女一间；明天一天不许出楼，有人给咱们送饭；二，不许会见朋友，不许打电话，不许写信；三，明天晚上九点出发去预备地点，纪律一样，学习训练三天然后出发——听清了吗？”

“听清了。”

人们低低地回答，声音中都有一种新奇的味道：挺有意思的！

“队长，明天还要呆一天干啥？”队伍里传来吴献忠的声音：“干脆走就得了，只争朝夕嘛！”

“不许说话！”郑太龙严厉地申斥了一句。

“哟，怪厉害呢……”她吐了一下舌头，不吱声了。

“大家要记住，对这次行动，谁也不许多嘴多舌。该了解的我一定告诉，不该了解的一个字也不准多问。懂吗？解散！”郑太龙决断而严肃。

牛万良望着黑影朝楼上走去，自己仍在踱着步，然后靠在一个破篮球架子上点了一支烟。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的，好象一只什么独眼的野兽在那里站着。

“牛司令……”郑太龙走过来。

牛万良递给他一支烟，对上火，朝楼里扬了扬下巴：“走，还有不少事得细细考虑，非得做到四脚落地万无一失不可——地图找到了么？”

“我带来了，分省的。”

“那好，没这玩意就是盲人骑瞎马……你看这伙人怎么样？”

“还可以。就是那两个女的碍事。”郑太龙皱了皱眉头，似乎不大满意。

“哎，这你就外行啦。”牛万良微微一笑，“你又当工人又当兵，这么点道理还不明白么？保证有奇效……”

“可这次行动不是游山玩水呀，说不定到时候要动真格的……”

“放心，别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。就是真动起家伙，我相信这些女同胞也不是白给的……敢到这里来的，个保个都是茬子。信不？”

“唔，再说吧。”郑太龙嘟囔了一句：“怎么，司令你不想睡啦？这都快两点了。”

“去他妈的，睡什么睡？得了，你困你先去眯一会儿，我得先研究研究这个先遣图。”

他拿过地图回屋去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看我也该亮相了。应当说，这次“革命行动”的全部来龙去脉我是完全清楚的。当年这一段有影响的事件的当事人有几个还活得好好的，谁要是知道我捅出了这件事的内幕，万一找上门来就麻烦了。也许你看完了这本书能猜出我是谁，但那是你猜的。因此最好不要刨根问底。

“砰！”

“砰砰！”

零零星星的枪声在山谷里回响着，我们这伙人可大大地过了枪瘾：长短枪，什么五四式，五〇式，二十响驳壳枪，大

号三八匣子，小号三八匣子，马牌撸子，蛇牌撸子，日本鬼子的王八盒子，新的旧的都有，成了杂牌武器展览会。总部这会儿可下了功夫，咬牙收集来各种型号的子弹，我弄了一支左轮手枪，主要是喜欢这玩意枪型好看，特意找了一条枪带，把好不容易搞来的几十粒子弹擦得锃亮，一颗一颗塞在上面，轻易舍不得打上几枪。

我们这个训练场所，原来是市委党校。环境相当幽静。由于地处郊外，半天也见不着一个外人。周围有一个小村子，土头土脑的老农民早就叫革命造反派吓蒙了，平常就躲着这地方走，现在一听老有枪响，更不敢伸头了。

这两天我们可肥坏了，好象一辈子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。整天除了练枪，就是跑跑步，爬爬山，摔几跤，有时到不远处的水库去游个来回；剩下是打扑克、钓鱼。大家特别满意的是伙食，大鱼大肉，白酒啤酒，简直成了神仙。

看来牛万良说的不错，咱队里这两个女将除了撒尿的姿势和男的不一样，别的什么也不让份儿。就拿打枪来说吧，20米的距离打酒瓶子，吴献忠是10发四中，周学青是10发两中，我竟然是一发未中，也不知道子弹飞哪儿去了，当然免不了被这两个丫头片子刷得六门到底。我只好认了，一人叫了一声姑奶奶。谁叫自己不争气，手上没准头呢？——但是，我发现那个当红卫兵的野小子李永红，别看人不起眼，打枪可准得厉害，尽管郑太龙管的严，他还是偷偷地端着半自动步枪，把土老农的两只狗给打死了。当然不能去捡。结果还是我赔了，输给他两盒带锡纸的“大生产”香烟。

李永红这小子到底年青，手脚老是闲不住。本来我们的子弹是有限量的——每人每天 20 发，多了不给，因为实在浪费不得，没存货。这小子没皮没脸地到处刮油，给他两粒让他叫爹都行，就是个没够。这不，刚才他又从赵文革那里弄了三发去，这会儿正趴在二楼平台上到处举着枪瞎瞄呢。

“嘿，小李子，你也不怕肚子着了凉拉稀？”

孙红光边说边走过去，照屁股给了他一脚，“起来起来，一会儿听说牛司令来视察呢，还不小心点儿？”

“别闹，管他牛司令马司令，我这儿正忙着……”李永红赖在地上不起来：“你看，我找着一个好目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哎，人呗——那不是，山坡上那堆树丛后边，露着半拉脑袋的，象个干啥的呢？”

孙红光的下巴大，拉开了象马脸一样长。于是大伙赐给他一个别号叫“孙长脸”，也有干脆就叫他老长的。这个队里的其他人根据特点也受了封。比如，刘崇彪个子矮，称之为“刘半截”；赵文革一脸的胡茬子，又粗又硬，毛哄哄的，被称之为“毛边儿”。那几个不怎么熟的暂时没给起绰号。郑太龙因为是头儿，还不敢开玩笑呢。至于两员女将，吴献忠整天喳喳地没完没了，什么事都要咬个尖儿，大伙都叫她“二妹子”——这里说道就多了。“2”在扑克里是个混儿，和谁都能配，说不重要还缺不了。她就是这么个女的，哪有事儿哪到，见着谁和谁闹。“2”在生活里好象还有个半疯半傻的意思，这女的就有一股子疯劲儿，革命得可爱，说傻还不傻，说不傻还大大咧咧。这么叫她她还挺高兴的，以为咱们是恭

维她象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里的那个二妹子呢，不由得美滋滋的，真是个玩意儿。至于小周，那位周学青，因为年龄小点，干脆叫成了“三妹子”，顺序排前就得了。能够在队里得此殊荣，她们高兴坏了。

这时候孙长脸顺着李永红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在二百多米外的一个小山包上，有个人影正背朝着这里褪着裤子蹲下去。“那是个拉屎的，准是跑肚拉稀了。你小子这么趴一会儿也得和他一样儿——哎，不过你可别瞎打，惹出事来就麻烦啦！”

“喂，老长，你猜他是个干嘛的？”李永红头也不动地望着准星问了一句。

“是个农民呗，八成是生产队的社员。”

“去你的，我问他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。”

“净胡扯，我他妈上哪儿猜去！”孙长脸骂了一句脏话，掏出烟来抽了几口：“他脑袋上没挂幌子，谁要猜出来那不神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所以我说，就应当给他们挂上牌子，或者发良民证，象日本鬼子那时候似的，大大的良民的有。要不阶级阵线老是不清，走在街上谁知道谁是干啥的呀……你说对不？”李永红忿忿地说：“我看就应当来个紧急呼吁，给黑五类黑七类都剃个阴阳头，到哪儿都随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，那才来劲呢——这个拉稀的小子要有个记号，我就给他一枪吓唬他一家伙。”

“这你别着急呀，照运动这么发展下去，说不定真有那么一天，象古代给犯了法的人脸上打个金印，那多明显。要不